叅 五

春秋繁露

增定別解卷五

春秋繁露

董仲舒　漢

楚莊王

玉杯

竹林

玉英

精華

王道

俞予

王道通

增定別解卷五

春秋繁露

○楚莊王

董仲舒 西漢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

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
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
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
之行聽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
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
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
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
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

来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
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
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
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
有疾也曰惡無故自来君子不恥内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
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
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
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
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

不耻其因而耻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而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

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
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
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温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
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
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
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
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
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

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僕○古○識○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同○世迷是闇○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懸而射之○曰要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

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
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
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
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
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
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
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
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

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
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
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
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
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
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
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
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
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

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葉紹泰曰：春秋有三際，際各八十年，諸侯夷狄大夫之事備焉乎。定哀微其辭，世逾近言愈謹也。膠西作書獲罪，幾死，後不敢復言災異，近以智畏，其亦奉此而免也夫。

玉杯　　董仲舒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

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
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
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
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
乃少惡之謂周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
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
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
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

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法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
也是故雖有聖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
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聖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
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
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
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
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来
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
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

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猒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獨

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六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辭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辭當誅弑六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

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
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六
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隣也按盾辭號
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挂惡謀者過在
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嘗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
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意一也所以
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

予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予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

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illegible]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鍾越曰志字是一篇之旨趙盾書弒亦耑責其志耳惜也越境乃免左氏所擬不似夫子之言

竹林　　　董仲舒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

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

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
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
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
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
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
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
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
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
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

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
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
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
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
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
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
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
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
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來之恩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溴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剌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也今使人

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於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

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秋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斮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繇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

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
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
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
喜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以生其
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
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
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
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
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

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

與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

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
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
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
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
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
人父加不義于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
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

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抉而擊之鄭罷弊危亡幾[illegible][illegible]其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illegible][illegible]為滑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遠慮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設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葉紹泰曰此篇旨在仁逢丑父一節旨在義君之不仁多緣驕溢卒至蒙恥為天下笑此時雖引義自裁猶不若仁主銷患於蚤也膠西王素驕好勇以越有三仁為問仲舒以伐國不問仁人為對學術具見於此

玉英

董仲舒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賢君自霸

諸侯使齊桓皆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公觀魚於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為大惡之辭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

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于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發于變也桓之志無王

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經曰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遂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

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遵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生於鄫取乎莒之以為同

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衞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且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滑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

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之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

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
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
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
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于齊
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
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
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
主不以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
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

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葉紹泰曰春秋一書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而尤重得衆心宋繆吴僖衛宣齊魯二桓皆不正其始而危弗危異者得衆不得衆之故也紀侯能得衆矣卒為齊所滅故不言滅以為之諱其後叔姬歸酅并書卒葬而不削聖人之存之也遠矣夫

○精華　董仲舒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弟子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

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縈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夫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

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
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其事以從
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
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
也○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
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
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
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

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
而志弗憂江黄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
而責陳不納不凌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
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
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
故逄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吴季子釋闔廬
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不
誅聽訟折獄無可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
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

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
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
所聞詩無達語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
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
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
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
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
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
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

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寡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内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

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弒哉此吾所悁悁

而遂者也○

龔經泰曰文無詭辭○殆正誼明道之旨○然經不嫌與○公羊辭而義○

其失也俗○是爲微與俗近○猶勝後人之墨守云○

○王道

董仲舒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

不失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淩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靡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倖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

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
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
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皆叛莫修貢聘奉獻天
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
相勝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
止日爲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於宋
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
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大於辰鸜鵒來巢春秋異
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

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
絕諸而已矣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求
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癸公来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
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弑母弟
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
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
已臣下上僭僭擬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
王戰於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
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

威武絕而不滋行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
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
子之為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春
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
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
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
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
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
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諸夏來朝者得褒邾

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人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
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入
偷諱入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
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
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
不討者不書塟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
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
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

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
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
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
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
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
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
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於會諱弒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
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
得眾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

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蔡以正圖圍之平也言圖成甲午治兵以
別道脇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
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
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
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
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
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
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
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

曰古者曰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
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
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
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
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于越臣
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
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
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行
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

爲秦所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絶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

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讐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羅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illegible]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

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奚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臺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

彊淩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名之罪觀乎執几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朱婁知臣下僭逼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于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揩齋愛命者執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

之○

葉紹泰曰、春秋端本之書○本正國正○本亂國亂○而天之吉凶應之○故治春秋○先須治天子○次及諸侯○次大夫○貴賤有差○然後王道之本立○此篇列前後得失○較若指掌○使後人一覽之餘○槩鑒不遠○有家國天下之責者○誠宜三復也○

俞序　　董仲舒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愽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忘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

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
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
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
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
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
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
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
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
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

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亂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目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信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朱東觀曰。漢儒謂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之周。同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子夏。有公穀二傳。予謂董子去春秋未遠。其發明處確有原本。與三傳相為表裏。如篇中所云超賢才以待後聖。功寧在孟子下哉。

王道通　董仲舒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惟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大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之廣大而有博

唯人道為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于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

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
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
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
善惡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
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
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
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
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
而陰氣淚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

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虛空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
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
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
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
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
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
所好之風出則為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為清氣而有殺
於俗喜則為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
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

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葉紹泰曰董子之書言陰陽者什之五大約謂陽常居實陰常居空無殊理也存此一首以志其概